

东乡族
保安族
裕固族

民间故事选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ZHONGGUOSHASHUMINZU
MINJIANWENXUECONGSHU · GUSHIDAXI

东乡族
保安族
裕固族

民间故事选

郝 苏 民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呈富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图：王志伟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选
郝苏民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3.375 插页 12 字数 272,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书号：10078·3842 定价：3.35元

编辑出版说明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故事，数量浩瀚，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它不仅具有文学价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从中可以吸取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营养，而且对于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和发展，也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是我国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采集工作，有了广泛深入的开展，搜集到大量的民间故事作品和有关材料。为了使这宗世代口头相传的文化财富，通过妥善的整理和系统的选编，成为精粹的读物，以利于阅读、应用和保存；为了使我国多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得到发扬，促进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需要，我们有计划地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丛书·故事大系》。

《故事大系》选收我国各少数民族散文体裁的民间文学作品，即一般通称的民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笑话、寓言等等。按民族分别选编，以各民族作品专集形式出版。全大系预定为五十六卷，每卷字数大致接近。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基本上各编为一卷。但根据各民族作品实际情况，有的民族作品特别丰富，编为正续篇两卷，有的两个或三个民族作

品合编为一卷。最后一卷为索引及其它资料。编选工作请民族文化部门、有关专业单位或专业工作者担任,并负责撰写前言。

《故事大系》各卷所辑的,主要为一个民族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顾及到内容、形式的多样性,以反映一个民族民间故事的概貌。所收作品经过整理,但尽可能保持原貌,以保存它的固有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故事大系》将根据各民族民间故事搜集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陆续编选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六月

前 言

在我国甘肃境内的丝绸古道上，有三个特有的兄弟民族，她们同时也可堪称为全国五十个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这就是：东乡族、保安族和裕固族。

由兰州向西南而行约一百五十公里，即到达临夏回族自治州。在本州的东北部便是东乡族自治县；在西部，有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东乡族和保安族的绝大部分同胞便聚居于这一带。而裕固族同胞则主要聚居于丝绸之路在甘肃的交汇处——河西走廊的张掖（古称甘州）。在祁连山北麓，便是现今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故事集子，即为地处于丝绸古道上的甘肃三个特有的兄弟民族绚丽多采的民间传说、故事、寓言和笑话的第一部优秀之作。

—

东乡族现有人口近二十八万人，除大多聚居于本自治县、积石山县外，其余则散居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境内的广河县、和政县、临夏县、康乐县和兰州市、定西等地区，也有少量流散于新疆、宁夏等地。东乡族聚居的东乡族自治县，总面积约为一千四百六十二平方公里，境内大部为干旱山区，有六大山梁和

六大沟壑。清代人曾有“乱山多破碎，嶮峻径逼仄”的描述，近人亦有“山高没尖子，沟深没底子，摔死麻雀滚死蛇”的说法。但是自建国以来，这里的自然面貌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东乡人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却无文字。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语音方面受到突厥语、汉语方言的影响，成为历史语言学家们潜心研究的语言对象之一。东乡人民不仅信仰伊斯兰教，而且伊斯兰教对东乡族的形成、历史发展和风俗习惯、精神文化生活都发生过极大影响；对于中国伊斯兰教中各派系、派别（即教派、门宦）的发展，东乡族也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东乡族是一个善吃大苦耐大劳，十分强悍而又好客热情的民族，也是一个有着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历史发展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与大自然搏斗，与压迫剥削的恶势力搏斗，与民族歧视、封建礼教的不平等制度搏斗，也与世俗的欺诈、虚伪搏斗……正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搏斗中，他们天真的幻想、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对纯真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以及现实劳动的甘苦、生活的悲愁，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和他们的道德、伦理、审美等等，都通过生动的形象、艺术的语言、灵活朴实的形式流行于世，并代代相传。

对一个从未产生过文字、在受压迫、歧视的岁月里，根本谈不上产生作家文学的东乡族来说，产生于劳动者自己中间的各类口头文学，既是他们的“心理和期待”，又是他们的社会历史，当然更是社会唯一的文学。我们从那些充满了瑰丽幻想的魔法故事中，从那些反映世态人情现实性较强的故事中，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上窥视并感应到这一切。

《璐妇人斩蟒》、《勒退夫斩妖龙》、《九池和龙窝的传说》、《赤孜和拉妩的传说》和《葡萄山和高陵峙》等作品中，那些蟒精、妖龙、九头骚龙、毛速木恶魃，还有伊比力厮、筛淌、眼见鬼等等丑恶者的形象，不是与东乡人的古老风俗的形成相联系，就是与当地的地形、地貌以及山水风物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这里，那些战天斗地同大自然的英勇搏斗、跟所谓的妖魔鬼怪厮杀的人物：青年猎手璐推夫妻、勒退夫、米麦赞尼、赤孜、河东汉人孤老汉、河西东乡牧羊人老底嘎等等，让我们通过悠悠的历史风尘、一代代现实生活片断的折光，隐约领略到了远古洪荒时期，人类祖先们开天辟地，创造社会的伟大斗争精神和艰辛劳动的过程。这种历史的回声，既是人民的口传历史，也是他们历史文化的遗存。本来伊斯兰教属于单神教，独信安拉（真主）和他的钦差穆罕默德圣人。然而在东乡族那些带有神话片羽的传说、故事中，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山王、山神、仙人、龙王、水怪、妖风形象的出现；这里既有真主“胡达”，又有土司、头人、诺颜、巴音。在东乡语里，恶魔的形象与名称是“毛速木恶魃”，但同时又有阿拉伯语“伊比力厮”的恶魔名称，这是随着宗教而进入语言中的呢？还是另外一个途径呢？这虽然是一个值得我们精细研究的问题，但凡此种种，也为我们表露出了东乡人早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社会活动的某些痕迹。

在这类现实性较强的故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善良的东乡人民，通过美好的幻想曲折而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喜怒哀乐和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抗争。《白羽飞衣》、《孤儿和后娘》、《女婿俩》以及《姣姣女》之类故事中所反映出的人世炎凉，其实正是对封建制度和礼教在家庭、婚姻、爱情、子女等等方面残酷现实的控诉和反抗。

在整个东乡族人民口头文学中，给我们的另一个突出印象是，它与邻近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是比较明显的。《姣姣女》我们选了两篇本族讲述的写定稿，同时又编附了一篇当地汉族的同名故事，这个用心就在于为专业工作者作一提示。又如《老虎和兔子》的小故事，在蒙、藏族中存在的事实早已为人所知，那是以狮子的形象出现的。它的母体似乎是阿拉伯《卡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其源于印度的《五卷书》。那么东乡族的这个变异（须知东乡族所操母语乃为中世纪蒙古语；而其虔诚不二的宗教信仰却是伊斯兰教）是走的哪条路子呢？这个传播的线路中所经过的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又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规律呢？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只愿对专门家和读者都不会是多余的。

关于东乡族的故事《米拉尕海与海迪娅》（一般称为《米拉尕海》），常常被研究少数民族、尤其是东乡族文学的人看作东乡族民间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作品之一，其实这是一首用东乡语演唱的叙事性长诗。迄今方知，它并不在全民中的任何场合任意演唱、流传，而只是在一部分群众中，具体说是在伊斯兰教的穆夫提门宦的东乡同胞中，内部流传。为什么是这样呢？在这里民族的文化与宗教是怎样如此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等等问题，至今都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研究课题。

二

保安族现有九千多人（据一九八二年统计），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西部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内的三个公社，即：大河家、刘集、柳沟。其中在大河家公社的大墩、甘河滩、梅坡三个大队及刘集公社的高李大队聚

居最为集中，习惯上被称为“保安三庄”。

保安族的语言亦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与东乡语、裕固族的东部语以及土族语、达斡尔等语言有着亲属关系。保安人民无一例外地崇信伊斯兰教。

由于旧时代保安人民不被统治者承认为单一民族，加上没有民族自己的文字，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保安族的历史和古代文化生活没有被记录下来。有关保安人的情况既不见经传，亦很少为外人所知。但是在保安族人民群众中，却保存和流传着各类体裁的口头文学。它如此真切地反映了保安人自己民族的历史、迁徙、社会构成和风情民俗；也反映了他们不满统治，追求自由的美好愿望。

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保安腰刀的传说》、《三邻舍》和《神马》等，读后不仅能使我们得到美的享受，同时也往往被作品中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所深深感动。这样一个人数很少的弱小民族，在她的形成、生存过程中，历经了很多灾难和忧患，然而在洪水、猛兽、追杀、诡计面前，勤劳朴实的保安人民并没有被征服，即便是企望着神力相助，仍然是在现实中依靠着和各族兄弟——回族、蒙古族、土族、藏族的团结一致，吃苦耐劳，一次又一次重建自己的家园，力挽民族生存繁衍的命运。纵然生活里总是出现那些“其其巷”（耗子）、“南山魔王”、“瘟神”之类的害人虫，人民还是一代代生存下来了，民族终于昌盛起来了。

这里，保安人民淳朴、坚强、不排外和注重友情的品德，也是十分宝贵的。通常有一种看法：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有一种特殊的内聚力。那么如果说保安兄弟与回族同胞出于宗教信仰的一致，加上其它方面的密切联系，从而民族关系是和谐

的、亲密的，这完全是自然的、极易理解的话；那么他们和藏族、蒙古族、土族及汉族兄弟之间友好到可以结亲联姻，不惜把自己的故乡土地、祖传武器——腰刀，奉献给各族兄弟，举族迁徙而出走的行为，又是多么感人肺腑的高贵精神的体现！当然我们并不认定口传文学完全就是真实不二的历史和现实，但主要的是这种民族的感情。在这样一个人口很少而灾难深重的民族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身上的一种崇高美和战无不胜的内聚力！

保安人的摇篮之乡——青海同仁的杂撒尔一带，沟壑纵横，地貌复杂。对于它的形成，富有智慧的保安人民，却是以“兔子哥哥”这样的形象及其活动来艺术地表达一种思想：兔子全心全意为天下的某一次奇特旱灾上天取雨，不料却好心办了坏事，酿成一场洪水泛滥。富有哲理，又具神话色彩。

猎户座中央三颗明亮的星，俗称“三星”，也有“寒心”之说。保安人民以此编织了美丽的故事，借以教育后代要尊老敬上，孝顺父母。《砍柴老人的故事》表达了做人不能只为自己的高尚情操。凡此都形象有趣地描绘了保安人民善良品质和美丽的精神世界。

在为数不多的各类传说、故事中，我们几乎都可以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探视到昔日保安人民生活的苦难，既有民族的，也有阶级的；既有世俗的，也有礼教的。有一首解放前在保安人中普遍流传的“花儿”体民歌中唱道：

狗头衙役下乡了，
半夜里喊，
保甲长要开个会哩；

派粮派款(者)抓兵哩,
把胡达喊,
立逼着要上个吊哩。①

我们可以看到在与各种恶势力——自然的、社会的斗争中,保安人民总是体现出一种刚毅、苦斗和乐观向上的民族性格。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再加上这么多年来我们民族工作上所受到的种种干扰和破坏,保安族人民精神文化财富的挖掘,民间口头文学的采集、推广和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至今这个民族还没出现一名自己的作家,尚无一部成熟的书面文学,这应该说是对我们有关方面工作的一个鞭策!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能改变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上的这种薄弱环节和填补某些不应有的空白。

三

裕固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民族,主要聚居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及酒泉县的黄泥堡等地。现有人口一万余人。

裕固族主要使用三种语言:一种称为西部裕固语(即“尧乎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与维吾尔等语有着亲属关系。操这部分语言的裕固人主要居于本自治县西部明花区的莲花、明海,大河区的亚乐、雪泉、水关等地。另一种称为东部裕固语(即“恩格尔”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操这种语言的裕固人主要聚居于本自治县东部康乐区的康乐、杨哥、寺

① 后两句,也有唱成这样的:“没活的路了,立逼着要跳黄河哩。”

大隆、青龙及大河区的景旭、马蹄区的友爱等地。其余酒泉县黄泥堡及肃南明花区前滩等地的裕固人已失去母语，通晓汉语言。整个裕固族一般使用汉文字。现在裕固族信奉藏传佛教的黄教（亦称为喇嘛教的格鲁派）。

裕固族同胞，无论操西部语言的，或者操东部语言的，都自称为“尧乎尔”人。“裕固”一词是取其与“尧乎尔”近音和汉语语义（富裕巩固）而定为民族名称的。

裕固族的民间文学十分丰富。仅散文作品题材就很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迁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至今记忆在裕固人的脑海，并以多种体裁艺术地再现于人民群众的口头之上。

听长辈人说唱才知道，
西至哈至是我们祖先的故乡。

.....

敌人把我们团团围住，
男女老少宁死不降。
部落头目商量决定，
趁天黑突围，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

走过千佛洞，穿过了万佛峡，^①
酒泉城下扎营帐。^②

.....

① 千佛洞，即敦煌莫高窟；万佛峡，即指甘肃安西县榆林窟。

② 引自《裕固族简史》第45—46页。

这是一首流传很广的历史歌中的片断。本集所收的《裕固人姓安的传说》等作品，都直接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学界尽人皆知的。民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往往可以通过民间文学作品得以认识和说明。因此借助于民俗学这门科学，就可以使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更趋于深入和精细。本书中的裕固族传说《除妖的年轻人》、《阿斯哈斯》、《吐鲁克排尔克》以及《女英雄萨尔阿玛珂》等作品，或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裕固人婚俗的形成和意识。从理解、研究民族文化、民间文学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科学地搜集为整理这类作品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人民的各种信仰、家庭与民族历史的储存处。”^①特·拉·维尔马该的说法，应该认为是很贴切的。

在裕固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至今我们还未发掘到比较完整的神话作品，但是他们关于火种的传说（《贵伊斯貂尔》），关于大旱寻水的传说（《神水》）等等作品，或多或少为我们形象地了解祖国北方古代民族和裕固人先民的情形提供了隐约的线索。

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格萨尔王传》，早在裕固族中就有流传。在对讲恩格尔语的东部裕固地区康乐一带所作的调查表明，在老年人中用恩格尔语讲《格萨尔》，是以神话故事的形式出现的。纯为叙述性的讲说，既不是藏族那样的说唱体，也不象蒙古族艺人琶杰那样的纯系诗歌体的演唱。倒象青海海西、甘肃肃北地区蒙古族同胞中的讲述一样。可惜的是多为不完整的片断。为了提供欣赏和资料，我们从操两种语言的东、西部地区，各选一篇。其中东部地区的故事是

^① 见拉法格《文论集》第9页。

以恩格语讲述，以音标记录、整理的。西部地区的一篇是直接
用汉语讲述、经采集者整理的。

裕固族的民间文学中的《黄黛琛》、《女英雄萨尔阿玛珂》，
都是脍炙人口的典型作品。《黄黛琛》主要是以叙事长诗的形式
流传于群众。《女英雄萨尔阿玛珂》，内容生动，可歌可泣，是
一篇悲壮的历史传说。降妖除怪的英雄《莫拉》也同样属于那
种牺牲自己，英勇战斗，为人民和民族而创立功勋的典型形象
之列。

反映爱情主题的裕固族故事，也是既丰富而又别具特色
的。《神箭手射雁》中的公主爱上的不是牧主的公子，而是武
艺高强的英雄——穷苦的年轻猎人。《黄黛琛》不屈从封建礼
教去委身于部落头人，却为了一个穷苦健壮的牧人苏尔旦而
毅然决然殉情于湛蓝的海子里。《珍珠鹿》中穷人家的青年萨
卡和富人家的姑娘玛尔建互相爱慕、艰辛一生、充满了悲欢离
合的情节、富有幻想，于悲剧中寄托对人生美好的追求。在现
实性较强的那些生活故事里，也都曲折地反映了裕固族社会
的世态人情。

以往所能见到的裕固族动物故事不多，为了编辑本书，我
们曾到裕固族地区去采风。结果发现裕固同胞中流传的动物
故事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民族特色浓郁，大多都与人的生活联
系在一起，读来趣味盎然。

四

本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有关编辑同志热心催促和帮
助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编选成了。虽然就数量内容而言，
还远远不能反映出这三个兄弟民族民间文学储量的全貌，但

是这三个兄弟民族有影响的代表作品，基本上都已入选。其中东乡族、裕固族的部分入选作品，是专为编选本集子组织力量深入山庄、草原搜集整理的。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得到了当地基层干部和本族同胞的热情接待和支持。甘肃省民研会的曲子贞同志、赵方中同志，以及艾叶好友都为这本集子的编选工作给予支持、协助，没有这么多人的共同劳动，这本集子的问世无疑是困难很大的。

特别令人欣慰的是，书中的大部分作品是由本族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或爱好者，亲自搜集、整理的；与此同时，也有些外族的热心者积极参与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裕固族西部地区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主要是来自藏族文艺工作者才让丹珍同志之手，他虽非本民族，但长期在裕固族自治县工作，熟悉裕固族的生活，热爱那里的山山水水，依靠裕固同胞的帮助，他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东乡族的马自祥同志，保安族的马少青同志，都是精通本族语言，不脱离本族地区生活而又通达汉语文的同志，为本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挖掘，他们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此，借本书出版机会，对以上提到的有关热心同志，表示热忱的感谢。

因限于水平和资料，本书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得到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深信，随着民间文学工作不断深入发展，一个质量更高、内容更丰满而又各自独立成集的《东乡族民间故事选》、《保安族民间故事选》和《裕固族民间故事选》，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以更绚丽多姿的面貌问世的。

郝 苏 民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7
---------	---

东乡族民间故事

璐妇人斩蟒·····	3
九池和龙窝的传说·····	8
赤孜和拉妩滩的传说·····	11
勒退夫智斩妖龙·····	18
葡萄山和高陵峙·····	23
米拉尕黑与海迪娅·····	27

三姐妹除妖·····	40
砍柴人的故事·····	48
蛤蟆灵丹·····	55
巧蛤蟆·····	63
蛤蟆姑娘·····	69
尕孙子·····	75
“咯日——八石——”·····	80

——关于碌碡来历的传说

双双金鸟·····	87
白羽飞衣·····	90